

在诗意之外

□贾飞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杜牧《山行》，流传千古。寒山，石径，白云生处，人间烟火，构成清幽静美又不失生气的画卷，最终化为经典的审美意象。

但，在诗情之外，其实有更值得关注的话题——白云生处的人家，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产生这个想法，源于夏天在贵州的一次采访。正安县，石志村，一个村民散居上山下的小村落，也是当地脱贫攻坚的前线。抵达石志村是一个阴天的下午。站在山脚下，当地干部对着面前的青山，一指给我看：远处那几个房子，是我们村；那边半山腰，那一片房子，也是我们村；那边那个山尖尖，露出一片屋顶那个，对对对，也是我们村……我眯起眼睛眺望，厚重的云层遮住了夏日阳光，雾气缭绕在山间。几个灰色红色的屋顶，在绿色山体与乳白色云雾中影影绰绰，恍惚间有几分避世而居的幽远味道。

但我意识到，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定睛再看，层林之间并不见道路，山上的百姓怎么出门？当地干部笑答：有公路，新修的，树木挡着呢，但是早些年，可是真没有。

我们坐车往山上去。果如其言，绕过几道弯，一条新修的硬化路进入眼帘，沿着凌空延伸的电线，蜿蜒向山的深处。当地干部一路介绍：石志村一村之内，海拔落差超千米，以前，交通一直是个大问题。因为不通公路走不了车，物资流通只能靠人力，大物件进不去也出不来。住在高处的几户人家，靠山里的方竹笋等物产为生，论收入其实不算穷，家具家电也不是买不起，但是买了却运不进来。山上有人生病了，多是靠村医走访问诊。而村医出诊，想把整个村走一遍，要天亮出门天黑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爬山。这几年，省里推进硬化路“组组通”，分散居住的村民终于享受到车开到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耳朵里听着，心中便生出点感慨。“白云生处有人家”虽然如诗如画，但对于这些世居山上的群众来说，生活的富足与便捷，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此之前，我虽也在不同的地方眺望过不同的山中人家，却只是在心里感慨过诗情画意，而未思考过“诗中”“画中人”的生活。

如今我们知道要“修旧如旧”，要“看得见乡愁”，更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里面不仅有美好的传统意象，更有事关百姓福祉的发展要义，诗意与现实在这里得到完美的统一。譬如石志村的一项重要物产方竹笋，并非种植而是野生，正因为这片幽静青山没有过度开发，使得方竹林得以安宁生息，多年来竹笋才盛产不绝，可以说是山之静美带来的实惠；又譬如，山脚下“稻田养鱼”的生态农业，竟引得常居江湖湿地的鹭鸟频频光顾这片大山，“青山飞鹭”成为让人难忘的生态景致。诗意之美和现实之思正是这样融为一体——“情”与“美”化为民生实实在在的支撑，而万家灯火、富庶清平亦孕育了新的时代之美。

在石志村崭新的硬化盘山道上，当地干部还说起一件事：之前没有路的时候，许多山上人家多年住在旧居，有时并不是因为盖不起新房，而是因为送建材上山的运费甚至比建材本身的价钱更高。而今，沿着硬化路盘山而上，路边处处可见村民热火朝天盖新房的情景，为这座青山带来了火热的生活气氛。这种火热的气氛让人感动，这其实就是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风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们正在脚下的热土上创造新的诗意。

你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
之后太阳将一点点把你拉长
直到他再也拉不动了
又一点点地把你回放

太阳的一拉一放
时光的一抖一晃
几十个春秋哟
便悠悠地流向远方

白昼有长有短
人生有短有长
逝去的无须感叹
珍惜的是每一轮新阳

冬至

□刘蕴智

大家V微语

用生命擦拭生命

□毕淑敏

●有个奇怪的悖论：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却希望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很多人爱说“将心比心”，这在常态下可行，在特殊情形之下，就不那么灵光。

●我认识一些女朋友，爱穿奇形怪状的衣服，理由就是“我不想和别人一样”，这恐怕可以印证上面的说法。

●其实，一样和不一样，都是相对的。我第一次上人体解剖课的时候，最惊讶的是那些尸体上肌肉的起止点，居然和书上写的一模一样。

●我问老医生：“有没有不是这样长的肌肉呢？”

●外科老医生说，他做过几千例手术了，都差不多，几乎没有例外。

●那一刻，我感到很失望。原来看起来千姿百态的衣物遮盖之下的人体，居然这样整齐划一。

●从此，我不再追求外在形式上的出新，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组织、内脏、骨骼、细胞……

●但是，我们又常常说，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叶子都不同，人当然更不同了。这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心灵。生命如此百媚千娇，用生命点亮生命，用生命擦拭生命，用生命拥抱生命，用生命连接生命，都是美好的事。

作家印象

严歌苓的故事

□吕红

去严歌苓北京的家，路上正下雨。又是周末下班时分，塞车。我打手机给她，可能会晚一点，她说没关系。车窗外，细雨蒙蒙。收音机里飘荡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校园歌曲”，让人怀旧，思绪万千……

15岁的她“初恋又失恋”；30岁婚姻失败，才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考了577分，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遭遇抢劫，创作的小说就是《抢劫犯查理和我》；数次被FBI传讯，依然坚守着和美国外交官的美满姻缘；首次去孤儿院，喜遇生命中第一个女儿；写作不用电脑，“咬着铅笔头”写出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李安说她不是好编剧，她编剧的《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获得编剧奖……这一切“传奇”，全是严歌苓写就的。

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天赋才华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形成严歌苓文学创作充沛的底蕴。

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无出路咖啡馆》、直至《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还有首发在《红杉林》创刊号的小说《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她所持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严歌苓笔下的女人，大多都是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感触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

位于西坝河畔，一座高层新楼坐落在绿荫草坪的花园中。严歌苓说，房子是前几年买下的。因经常要到

国内搜集素材，北京是她的中转站。

在北京，严歌苓有一个很热闹的家。保姆开门时，我就留意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厅内玩耍。我猜到是严歌苓领养的女儿妍妍。严歌苓和丈夫一直都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在23岁开始吃安眠药，很少停过，到美国后因为压力，失眠更加严重。“医生诊断是一种忧郁症，用药一直用到2001年才治愈。生孩子只能一拖再拖。”2004年，她的遗憾得以弥补——为了给剧本选景，严歌苓和陈冲无意中走进了马鞍山的一所孤儿院。“我一直非常喜欢孩子。我第一次进孤儿院，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么多可爱又可恨的孩子。”严歌苓领养了只有3个月的小女孩妍妍，“她在里面最小。她出生5天就被父母抛弃在火车站，太可怜了。”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脸上洋溢着做母亲的幸福感。“你看她多漂亮、多可爱啊。”严歌苓说这孩子特别黏她，只要她在，就不要别人抱。“好几次上飞机迟到都是因为小家伙闹的。”

充满创造力的严歌苓，随时随地总是有些惊人之语，譬如最平实的感情是最深情的，爱情是要不断“赚”来的。“当你拥有了幸福爱情时，你不应该认为这就是你该有的，你固然可爱、有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一样不能懈怠，跟你工作赚钱一样，努力去‘赚’，情感才能常新。”严歌苓说在旧金山她家的小院子里种满了玫瑰，长开不败。

严歌苓这些年佳作迭出好评如潮，很为海外华人作家“长脸”。文友亦分享收获的喜悦。在文集里看到电影演员兼导演陈冲的身影。严歌苓说自己跟陈冲在很多方面都很

谈天说地

壁虎

□马未都

壁虎俗称歇了虎，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或华北地区的称谓，科学上算是蜥蜴的一种。可我从小认为墙上趴着的壁虎与草地里出没过四脚蛇根本是两类东西。壁虎一到夏天，城市的老墙上随处可见，尤其傍晚时分，这些看着不雅的爬虫就慢慢布满墙上，等待送上口来的美食。

小时候观看壁虎捕食是纳凉时的重要节目，搬了凳子坐在空场，仰头观望。一般路灯旁边的老房山墙上壁虎最多，多的时候一面墙上趴着十余只乃至几十只壁虎，基本上静止状态，一旦移动也是手脚麻利地并用，闪电般地动一下，然后又静止伺机。

我观察捕食壁虎有时候觉得是与其比耐心。壁虎的耐心超常，很多时候纹丝不动，一直到你盯得眼睛累了，一眨眼的工夫它不仅换了姿势还换了地方。壁虎为了生计，练就绝杀技艺时还练就了耐心。这是人所不具备的，人如果有个绝杀技艺，一般都耐了心。

壁虎最让我童年不解的是，它居然能在光滑的玻璃上行走。夏天在家里有时发现窗户玻璃上趴着一只壁虎，肚皮白白的，四爪如同人手。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玻璃观察过壁虎，五爪的手脚与人相同，只是人家的好使，有吸附力，在垂直平滑的玻璃上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没有任何担心。我小时候永远幻想自己也有这样一副手脚，能够飞檐走壁，除暴安良。

由于壁虎的爪与人的手脚相似，又由于它经常三肢落地一肢扬起，老北京有一句俏皮话，叫歇了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这句话不能细琢磨，尤其不能半夜去想，如果情景再现，真有点恐怖片的意思。

投缘，比如说读书。“她圣诞节会送我书，我也喜欢读书，遇到好的，我会送给她”。生活中只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这种友谊不够强烈，没有力量，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欢同一类的电影，喜欢同一类书，等等，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友谊是浓厚的，特别是在异国他乡。

严歌苓认为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象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三。她的作品当中情与爱的内容所占的分量挺大。她说生活无非就是情与爱吧，所以写得就多了点。

作家的心灵总是在一种非现实的世界里翱翔着。对美国的自由，一开始她也是用很理想的眼光去看，后来才逐渐明白，那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想，跟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内心常常会有一种幻灭感，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入、出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

人说海外的华文创作其实很寂寞。她说文学本来就是寂寞的职业，在哪里都一样。我天性不怕寂寞。对不怕寂寞的人来说，当小说家就有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常常觉得自己幸运，能够有一种符合我个性的生活方式。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张红宇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